

岭
南
遗
书



昭代經濟言卷十三

嶺南遺書

南海 陳子壯 集生撰

海

瑞

字汝賢廣東瓊山人隆慶時仕至應天巡撫贈太子少保諡忠介

直言天下第一事 全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絕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眩瞶莫知趨舍矣乎非通論也

臣受國厚恩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
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爲悅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爲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
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
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頗柔慈恕恭儉能有
愛民之美優游退遜尙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
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政之安且治
頌之諛也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
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
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
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爲之卽位初年剷除積弊煥

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
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
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所爲仰之識者謂輔
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
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
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
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
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元脩富有四
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
綱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
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

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
靡時盜賊茲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
役煩增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
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
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
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
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
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衮職
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棐匡救格非以歸正
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
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礪

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興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諛舉諸臣諛順無一人爲陛下正言焉都兪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有官守有言責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元脩是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家以保一官多以欺敗賊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

或不免己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擾亂政事之說有不足
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爲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億陛下千
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誤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
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
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一二事形跡旣爲諸臣解之
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於臣君道不正臣請再爲陛
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脩醮脩醮所以求長生也
自古聖賢止說脩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子於
人而爲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
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

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尙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爲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伏犧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物以洩萬古不傳之祕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厯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眞宗獲天書於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搗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執手而付之耶陛下元脩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元脩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元脩之無

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元脩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既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女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卽近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賊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以有守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己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

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純然
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
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乎元修土木之誤是股
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
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陛下誠知元
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
由之翻然悟悔日視朝政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
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
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皋陶伊傅之
列相爲後先明良喜起都兪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
祿寺廚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

多矣上之內廚內庫下之戶工部諸廠段絹糧料珠寶器
用材木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
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
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
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
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
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敦本行以端士習
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免召
募驅緇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
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
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

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之於其間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己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薰爲太和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望輕舉理之所無者也

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元脩求之懸思鑿想
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夫君道不正臣職
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
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
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爲陛下一反情易
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陛
下畱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張棟

陳邊事全

題爲邊事懷憂效忠無策縷陳愚款以冀一得事伏念臣
棟譎淺無似荷蒙皇上拔置兵垣則邊疆之事臣旣以身

任之矣頃因人乏承遣閱視則邊疆之事臣又以身親歷之矣一時閱視諸臣率皆借箸持籌以還報而臣獨未敢置一言者蓋深有見於邊事之難言也無過戰守和三端而已言戰則兵何在乎馬何在乎可徒手而搏否乎言守則恃有險乎恃有人乎可堅壁而待否乎言和則和且二十餘年矣和之害至今日而彰彰較著矣臣故不忍不言而猶不敢輕言卽不敢輕言而終不忍不言願緩頰於皇上之前臣欲首請罷和先後諸臣之請罷和者屢矣和竟不可罷何也當事之臣懼皇上也懼言者也皇上聖明神武照臨在上懼之也宜何懼於言者則有說焉和之議始自嘉靖中而成於先帝末年已二十餘年於此封疆之吏

咸借此爲躋崇躡要之階廟堂之上若恃此爲久安長治
之計戰守機宜棄置不脩陵夷至今而廢弛已極一旦罷
和口狠如狼必張吻而入屠城戮地萬萬所在不免言者
不羣起而歸咎之乎當事者之持不肯罷臣故知其非得
已也但臣伏枕而思心血已竭如能苟且目前養寇禍國
而不與其憂則和可無罷誠念及於他日之禍當必有按
劍而起不俟崇朝者蓋嘗備查和之始議謂當假此羈縻
姑緩其入犯一年不犯則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
兩年之實效但得三五年寧靜而常勝之機在我矣今奚
啻三五年耶而常勝之機何在爲今日計必曰彼強我弱
未可輕罷自今伊始務力脩我備真足以制其死命而後

和可罷也嗟嗟此卽始議云耳人情不激則不奮不懼則不思不逼危亡則不能輕死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儻欲借和以修武必文武將吏下至廝養刑餘無一人非忠臣義士而後可不然一念偷安勇者可餒一人易心舉者可墜今日以冀明日明日復冀明日更二十年其禍不知又當何如也故和在今日欲罷則罷愈後時愈不可罷矣和罷於今日其禍必慘今日不罷而俟他日其禍且有不忍言者矣此何待智者而後見邪臣是以欲首請罷和而臣又知其言之必不售也無已則願議啓邊之令願議損軍之令以爲和助可乎我旣與彼和而邊將倖功邊氓貪利釁自我發是誠啓邊也若彼入搶掠而

我殺之安得謂之啓邊惟二十年來兢兢然恐壞和議以故口殺我則無禁我殺口則有禁口且窺見我意恣情狂逞一入卽搶一搶卽盡沿邊軍袖手不敢與敵間有操守等官稍爲白眼口復擲榆之曰爾能抗我我能中爾以罪遂皆相顧披靡而任其狂逞若奉驕子可憫也亦可恨也願自今破此令無論邊將無論邊氓有敢殺口者口至聽其剗刃卽盜馬劫帳亦可無究口或責我渝盟我獨不可妄對如彼所謂稍帶人口所謂誤殺漢人乎口入犯我不責其渝盟而我欲渝盟則恐自失信義臣之所未解也口之入犯而不能收斂不能堵截因被殺戮是誠損軍也若與對敵而致有陣亡安得謂之損軍惟二十年來第幸邊

疆無事以故口之入犯利於隱而不利於報利於縱敵而不利於交鋒急卽剝軍以媚之而未敢有一人彎弓相向者灰壯士之心奪材官之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願自今破此令無論大犯小犯一以提兵出塞爲上不得以未奉軍令爲辭倘事在卒急雖先發後聞亦無不可奚止全師取勝者可當上功苟能鼓勇爭先卽或有所損傷亦宜置而弗論若必束之科條損一人也傷一馬也皆可罪也竊恐淮陰將兵終無是理而欲責諸今日之邊臣臣之所未解也臣爲此言似乎戾於和議而不知正可以保全和議和議不罷則臣之所願無逾此矣夫和不罷邊事必不振因循三年又當閱視而臣則欲請罷閱視夫閱視奉有先

帝明旨本因□□效順恐邊臣弛備故因此警惕人心振興頹廢且臣以匪人業已承此遣矣又何爲而請罷之亦有說焉臣惟自往閱視而欲請罷閱視也閱視之始差大臣矣未幾而改科臣又未幾而改按臣又未幾而改命臣等九人分道而出一噴一醒而終不能保其後之不痿痺也且閱視者責在糾察不在修舉事已廢誤雖糾察亦奚以爲臣所至閱報冊則八事無一事不脩舉者及按而查之則八事無一事不廢誤者將一一而求之乎將一一而寬之乎間有飾虛之極目不忍覩至於拊心浩歎而卒亦付之無可奈何也臣是以知閱視之臣不能爲邊事效也誠得實心任事者分置諸邊方假以便宜疎其文罔使之

積日累月次第脩舉一年責以一年之成功兩年責以兩
年之實效不啻如始議所云者則又安用此贅差以滋好
事者之口耶苟邊臣不得其人雖歲一閱視月一閱視日
一閱視亦何益矣臣是以欲請罷閱視而臣又知其言之
必不售也無已則願議敘功之例願議罰罪之例以上聞
焉所稱邊臣以身繫封疆之重有鋒鏑死亡之憂故論功
行賞當倍於腹裏迨和議成而桴鼓不鳴刀斗不擊矣則
姑就八事而課之謂能著實脩舉著有勞績斯可比照擒
斬議賞而後漸濫觴者何也以擒斬有可憑而脩舉無所
據也然脩舉之跡難據而脩舉之驗最易明口至而不能
戰不能守其驗昭昭矣今日冒上賞明日濫崇階此何說

耶稍不如意又以爲非鼓舞邊臣之道也臣惑之願自今
破此例果有實心任事不務粉飾者自當有超異之擢一
歲九遷無嫌於過倘止於尋常職業無所廢墜而已則亦
人臣終事之義何以當異功責厚報哉此例不議則閱視
一行僅足爲朝廷市恩賚爲邊臣徼陞賞安所稱警惕人
心之道也功與罪不當並重邪一勸一懲勵世磨鈍正藉
乎此而自和議旣成往往有勸無懲矣所謂踵襲舊套搪
塞誤事卽照失機擬罪其嚴乎顧二十年來未見有行之
者何也可以負朝廷而不可以負同類也甚至掩敗爲勝
文罪爲功下以欺上外以欺內駕虛飾僞恬不爲怪卽欲
一一攻其僞而發其幽人且以爲望之深求之急而非所

以養國家和平之福矣臣惑之願自今破此例在竊鈇召
疑投杼至謗者雖誤羅法網正當特爲昭雪以伸公論脫
有徇私蔑公欺君誤國情罪得實者何妨重處一二以昭
憲典區區褫官奪職不足爲懲也此例不議則閱視一行
僅可爲邊臣文有過而不能爲朝廷明有法安所稱警惕
人心之道也臣爲此言似乎過抑邊臣而不知正可以振
起邊臣閱視不罷則臣之所願無逾此矣夫臣請罷和又
自俯而爲啓邊損軍之議請罷閱視又自俯而爲敘功罰
罪之議非臣之上願也臣又知當事者不能罷和而或可
從啓邊損軍之議不能罷閱視而或可從敘功罰罪之議
亦非當事者之上願也時也勢也蓋兩難也則臣因是而

復有說焉前人立法後人守之此論其常也法之將做識者補之此無妨通其變也今之時勢倘有可通其變而不當泥其常者乎臣以爲八事有當更議者矣又有當增議者矣兵馬錢糧非八事中最爲喫緊者耶所謂積錢糧豈徒稽查盤驗之謂也考諸原題謂嘉靖中口歲入犯兵馬防秋變主爲客其費不貲自與口和而各邊兵馬各守汛地客兵糧餉日有日積月有月積三年一閱試閱其所積幾何故不曰查錢糧而曰積錢糧積之字義可深思矣乃今以訛傳訛漫不知原疏之旨原疏不云乎戶部年例逐年處法不得短少每年防秋畢日節省過錢糧另項收貯以俟閱臣查閱今之年例扣數而發業已無望其贏餘而

民屯兩運節年拖欠動以千萬欠一分卽少一分挪東揜
西借此抵彼日亦不給又安從而節省之也軍士月糧有
三四月未支者有十數月未支者有一兩年未支者仗伍
枵腹而愁口夫頓足而歎其窘迫無聊之狀有目者皆能
覩之□□□文冊猶繫以節省之名甚至傳會其詞以爲
□□□積若千是何舛謬一至是哉其在今日臣謂不
妨□□□糧缺乏但當苦心思所以節其流防其匱且軍
餉云者軍之餉也不係養軍不係秣馬而一槩動支此不
可申其禁乎閱視者毋以有存積爲功而以無妄用爲功
則庶乎節省者非虛名而有實際矣所謂練兵馬臣亦考
諸原題謂兵馬不練與無兵同今旣與口和則國家閑暇

可以不時操練故有大操小操合操分操之說而又責成各道躬親監督與各將領一體賞罰今無論各道卽各將領有能念及於兵馬者爲誰有能念及於操練者爲誰三年閱視張皇下操僅僅一列營一布陣費金錢之賞而已臣不敢責人先自責己所至未嘗不操也其兵少不成行伍者未嘗不按冊查點也籍之而名姓依然數之而肖貌咸在持螯挾彈銜轡就羈所見孰非兵耶孰非馬耶若曰是兵也是馬也驅之當口臣不敢信也卽臣冊內所具實在精壯亦不過一時較閱似勝於儔匹云耳今之兵馬豈惟不練正謂無兵此非邊臣之故也和議成之也其在今日亦不妨明言兵馬單弱但增馬增兵必先增餉無米求

炊空言奚益曷不就其見在者而實操練之次第革補革
一老弱卽可增一精壯革一遊食卽可增一控弦姑舍是
而召募召募亦老弱耳亦遊食耳惡在其爲精壯耶二事
爲八事所先臣是以獨詳其說而請更議束約申告邊臣
謂當及今改弦而易轍者也若乃所謂脩險隘豈徒以耀
觀美侈載籍已哉垣牆實足以爲限堡塞實足以自全誠
靜制動逸待勞之道也而不謂其流弊之至於藻績紛飾
虛文相勝有難以枚舉者其最可笑無如壽山福海幾副
花眼塚頭幾千萬箇皆稱險隘具入報冊不知何益於實
用卽無益於實用猶可言也乃有創築一城創設一堡費
帑銀竭民力以獵取功賞者則尤可恨矣蓋惟以脩險隘

爲功夫安得不藉手工築以報功也所謂整器械貴在多乎貴在用乎誠得其用何取乎多而流弊相沿以多爲勝遂致有捏報虛數動計萬千而察之未嘗有者展轉流傳卽經營官員弗知也卽看守庫役亦弗知也其報稱軍置民置者虛數尤多卒遇有警又請置造甚且假置造以委用其私人而因之以敘功行賞則尤可恨矣蓋惟以整器械爲功夫安得不藉手置造以報功也臣竊以爲脩險隘無足言功必被虜而收堅壁清野之效是之爲功整器械無足言功必臨敵而收攻堅擊銳之效是之爲功二事先該戶部條奏行臣覆議臣以另疏奏請謂當亟行更議者也若乃開屯田蓋實粟塞下之意法非不善也顧地利不

同民風亦別無論各邊卽一鎮而自難以此例彼矣此或
開彼或不可開彼易開此或不易開相地之宜寬民之力
斯公私兩利之道而惟原議以多開爲功則遂相率而報
開彼此爭勝所報雖多孰者什一荒者什九強派軍餘領
地納糧在正軍則有扣抵而已在餘丁則有兌支而已以
至屯軍日窮而屯地日益荒屯地益荒而屯軍又益窮爲
法之敝有難盡言者請自今毋徒以多開爲功倘有虛報
開墾致累軍餘賠糧者仍論其罪此今日之屯政所當更
議者也若乃理鹽法蓋飛輓助邊之意法亦豈不善哉顧
邊地遼廓客商憚遠而不至土商消乏而無人則僉報富
民爲商籍名在官派引徵糧其貧不能獨支者又扳報子

戶眾擎共舉甚至有一引而累及數人者引雖不滯如累民何故利在而民自趨之其引不滯真不滯也法在而民不敢違之其引不滯非真不滯也請自今毋徒以引不滯爲疏通倘強之通而不惜民之累正所以爲罪則今日之鹽法不可不更議矣若乃逆黨云者謂如邱富趙全等從口爲逆所當用計解散也苟無其人何必具數而乃支離牽合漫取降人及通丁等報入冊內臣初閱報冊多者百人少者數指爲真從逆者也試呼而問之皆在營軍士耳或因其被擄逃回或因其偶通口語則遂謂之逆黨况已造入兵馬之數而又報爲逆黨一人兩見順耶逆耶此一事也臣謂當更議必係從口爲逆卽如今板升等口脫能

招而徠之斯誠哉其爲散逆黨也不然事屬欺罔請坐之
罪可乎若乃口馬云者始謂以馬爲市假此羈縻口口而
我又資馬以爲用故以多收爲功今乃所市之馬已一無
可用者徒有市馬之名實以馬價委之溝壑而已且以其
馬分派軍士扣伊月糧抵充市本各軍朝領而夕斃所得
不足以償所失軍日以貧口日以富口以垂斃之馬耗我
養軍之需我以有限之財易彼無用之馬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矣八事中猶然以收口馬論功豈不大謬耶臣閱視
固鎮雖無市馬而聞諸各鎮閱視者備言市馬之害臣是
以謂當更議昔也馬有用則以收爲功今也馬有害請以
不收爲功卽不能不收然必減於原數者爲功浮於原數

者爲罪此一事也似與原議相反而實今之時勢不可不
亟反者矣猶未也先年各邊撫賞雖有定額所未定者宣
府一鎮耳果能堅守原額而弗逾何至扣軍糧扣馬價以
填漏卮耶惟□□之貪得無厭要求無已邊將格於和議
恐市不成而有罪則不得不私增於原額之外一歲所增
又爲來歲之額而□□之貪得如故要求如故不得不又增
於所增之外日增日多而無能神輸鬼運以探諸私囊也
剝軍媚□職此之故矣今歲閱視者出奉有明例斟酌定
擬卽宣鎮亦已有額謂當一體遵守倘不能守今日之所
定而復如往日之私增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耳
故閱視不罷則覈撫賞當爲一事無論其取諸官取諸軍

但有私增卽抵以罪雖增八事而爲九事亦何不可猶未也各邊經制先定於嘉靖四十五年至萬曆九年重定已刻成會計錄似可永安而弗變矣顧先今時世不同終難拘之以畫一之法倘欲執其初定者而必使一無增損旣扞格而不行然則任其隨時增損而盡失初額則又非定經制之意二者皆不可以爲訓今歲閱視者出己該戶部題准申明限制卽未必遂可據爲定規大約已有定數三五年間臣固知其無甚變更也今而後但遇閱視之中一定經制之額制額旣定守而勿渝若旋議旋定旋增旋損則又安用經制爲哉故閱視不罷則定經制當爲一事酌議必當持約必堅倘以虛文相應有罪無宥雖增八事而

爲十事亦何不可再照閱視之例三年一遣九邊三人而
今歲□□寒盟適當三年之期遂有九人之遣臣棟譎淺
無似幸隨諸臣後黽勉報命而於心終未能慊然是以有
此陳請伏念稽覈貴詳而不貴數三年之期似不必泥也
遣貴得人而不貴求備三人九人之數似不必定也誠得
其人則當如今歲臨時請遣似不必拘以衙門也誠得其
遣則當如今歲便宜從事似不必限以完期也諸如此類
乞勅該部酌議停安務使閱視不爲空行以維和議不終
誤國則邊疆幸甚臣等幸甚

王家屏

爲輔理無狀尸素可羞乞恩亟賜罷歸以全臣節疏

其二
全

臣聞漢臣汲黯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
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其身辱朝廷何每感
斯言惕然內省竊自幸遇皇上明聖誠使朝政無闕帝德
罔愆卽將順不爲從諛緘默無嫌承意也乃頃來九閣重
閉五位深居宴安之毒是懷兢業之衷潛替郊廟不饗而
仁孝之念疎堂陛不交而君臣之誼隔天災物異之警罔
徹宸聰民生國計之憂不關聖慮皇上試省此心敬耶怠
耶於治道得耶失耶臣備員輔弼旣不能婉導密規防君
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乾坤將壞之樞曠職鰥
官久當退避所以逡巡未去徒以被恩高厚毫髮靡酬庶

幾殫竭愚忠漸次匡正乃今數月之間請朝講不報請元旦受賀不報請大計臨朝不報臣犬馬微誠不能感回天意已可見於此矣至於升儲大典九廟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惟殷卽冊立之期或可少待而豫教之舉委宜蚤圖科臣所言未爲差謬皇上卽惡其瀆擾報罷足矣甚則罰俸罰俸足矣何至降調外任乎旨意一出遠近驚疑使道路之猜議橫生宮闈之讒構交作其於虧損聖德動搖國本非細故而己也僭請寬宥未賜允俞且復遷怒申救諸臣槩加譴謫臣誠不忍明主蒙咈諫之名清朝有橫施之罰部科罹無妄之罪宗社蓄不測之憂也循省虛庸終慙匡救若復依違保祿渙忍苟容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

赦宥諸臣使之復還舊官勉圖報稱則始雖因臣咸累罹
無妄之災終乃以過見原獲自新之路臣雖退居壟畝尙
可以一去謝諸臣耳何圖席藁累日未奉處分詢之同官
乃知爲臣具揭伏奉聖旨謂臣希名不遂託疾故症臣聞
言怔悚負罪彌深竊念名非臣之所希實非臣之敢棄臣

所希者期皇上爲堯舜之主而臣爲堯舜之臣此之爲名
垂千載有餘榮故足希也若犯顏色觸忌諱抗爭僨事被
譴罷歸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尊官家
享厚祿主德愆違而莫之救正刑政壞亂而罔克匡維此
可謂不希名之臣矣而國家將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
將逢迎爲悅阿諛取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
爲是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罵也不但得罪於
李獻可鍾羽正諸臣而已豈當一日立於堯舜之朝哉伏
望皇上察臣戇愚本爲禍始將臣特賜罷免以示首事之
懲仍召還降誦諸臣以釋株連之罪庶善類無枉羣情不
搖臣感戴生成環草難報臣無任戰悚待命之至

爲欽奉聖諭恭陳謝悃并乞矜憐愚戇開霽天威俯

容退休以全恩造疏

其三全

臣頃以救科臣致干聖怒斥罰杖遣連及多官數日以來
驚悸不寧惶懼欲死凡兩疏乞罷未奉允俞忽於本月三
十日伏蒙皇上欽遣文書官李浚恭捧御札到臣私寓傳
示聖諭邇年以來喜事小臣狂肆不道逞臆激擾姑以薄
罰卿爲佐治見此要名不義之徒自宜調停厝處緩詞解
諫卻乃逕駁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及朕怒起卿又不
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想卿真欲以此挾君廢政治
名逸卧豈人臣之義哉且卿輔朕燮理贊襄佐治有年方
今國務多艱卿愬然高卧其心安乎卿既有疾准暫假

數日卽亟入閣辦事卿宜欽承之故諭欽此臣謹當稽叩
頭祇領訖伏念犬馬猶能報主葵藿尙克傾陽物類且然
况臣具面貌心腹而爲人受皇上作養生成之大德十年
講幄六年政府卽天地父母未足比其恩慈雖粉骨碎身
莫能伸其報塞豈不知將順聖意鎮戢羣囂可以全君臣
喜起之休養中外和平之福而止以冊立一事爭議數年
矣在皇上欽定冊期已有確然不易之信在小臣數生激
擾殊無帖然聽命之恭聖諭謂其喜事逞臆此誠諸臣之
罪不可掩也幸蒙薄罰臣但當委曲調停從容緩解而封
還御批致激聖怒聖諭責臣甚失禮體此臣之罪臣亦不
敢辭也但皇子於皇上至親也冊立與豫教典禮之大也

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爲宗社大計慮以盡言爲效忠而已豈意其激皇上之怒哉使諸臣預知皇上之怒必不敢激聒宸聰使臣預知皇上之怒必不敢封還內降而所以敢激聒敢封還者正恃皇上之聖明無一言之不納皇上之寬大無一物之不容也及今數日之內嚴旨疊出斥逐紛然臣乃始錯愕銷魂戰兢落魄自恨以爲忠非素蓄志未上通而謬襲引裾之跡期收補袞之功以致一言不投萬事瓦裂譬之僨轅之犢不可復乘敗羣之羊所宜亟斥自不能一日安於其位而豈敢文言求去挾君廢政哉伏荷天言切責謂沽名逸卧大非人臣之義所宜且溫旨慰畱念贊襄有年當以國

務之艱爲慮華袞鈇鉞總屬皇恩雨露雪霜何非至教臣
誠不勝感激流涕佩服銘心惟是孤忠獨立之身抱下愚
不移之疾俯循深痼恐非數日之假可痊望乞生全寔以
一朝之禡爲幸臣無任激昂瞻戴之至

楊廉

陳時宜以隆治道疏

刪

臣切思弭天下之變當究所以致變之由圖天下之治當
求所以致治之本今日災變之作實由陰陽之不和陰陽
之不和實由民生之不足民生之不足實由浮費之太多
故耗竭民財以致是耳且浮費之弊有三一曰裁抑無制
二曰設置太冗三曰禁革無素臣請備陳其詳勲戚甲第

通衢連雲而莊田客店布散畿輔其侵奪民利遺害多端
內臣出鎮滿載囊橐而臺榭園林模倣內苑其藏私告訐
動經百萬此則裁抑無制之弊也官吏太多而添設鬻買
虛費廩祿不知幾倍於古工匠廚役醫卜技藝新增舊積
又不知幾倍於古此皆設置太冗之弊也國初於異教私
度者有禁於遊惰者有懲今則釋老之徒日盛而募作之
徒坐京師以冗食者不計億萬此則禁革無素之弊也以
生民有限之財供此無涯之費無怪聚斂緊急民怨起而
災變生矣苟欲救今日之災變而弊源不革何異於揚湯
而止沸耶臣知雖欲擇守令以牧民天下之大豈無循良
賦斂力役之期會惟辦事爲緊曷得以便宜而停免雖欲

廣儲蓄以賑濟郡縣之間縱有賦稅京糧邊儲之起運其
存留無幾曷以爲糴本而備禦至於重祭禮審軍功清冤
獄公舉劾雖可弭災而回和然未必如陛下所求者自今
言之京師天下之根本也而冒功陞受夫豈盡革刑院天
下之觀法也而立比附律致措奚由觸類伸求條陳毛舉
如奢靡未盡樽節孤貧未盡矜蠲羣臣懷異見而不和逐
臣在謫籍而未復皆所以致陰陽之繆戾臣故曰弭天下
之變當究致變之由圖天下之治當求致治之本其大本
在陛下定聖志而獨斷於上其輔臣專圖任於下務求長
治不爲淺謀總計天下之財賦一歲所入者幾何熟計天
下之廩祿一歲所出者幾何其官吏數兵數工匠諸役該

用而不可缺者幾何蠹財而無益者幾何或量加裁減或全爲禁革其莊田非欽賜則給還本民其贓私係枉法則追徵入庫於以省冗員使官不必備吏以賢否而爲去畱武弁以功罪而定升降藝畧俱備者方許承襲量加管事而碌碌不逮者仍使備操以待後襲其他以倖途干進者一切停罷則士各自厲職有增減庶可省十之二三矣於以銷冗兵擇其精銳汰其老弱內而京師團營禁兵時常教閱更番出戍其郡縣各處僉派少壯之民兵以備城守於王畿之內蓄積兵一二萬以輔之則內無不重外之而邊陲鎮壘屯聚士馬精強俱堪實用其緣邊所在招集土民之驍勇以爲屯軍而又選文武才畧之士爲將以統之

則外無不實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亦可省昔之少半矣僧
道不放度而久將自息游食有所懲而驅集南甸凡無名
之賞賚不急之工作皆爲浮費所當裁革規畫旣詳立爲
經制頒之天下勅諸有司命臺諫以糾察擇監司以舉行
陛下奮乾綱以昭懲勸信命令以示遵守循吏奉法則賞
以勸功繆吏慢令則罰所不宥終始惟一不少更改且又
抑兼併之弊減科派之繁以崇教導以課農桑歲之所省
不下數十萬九年之耕必有三年之積由是愁嘆不作災
變不生百姓獲豐阜之樂天下仰更化之治借使有水旱
之災盜賊口口之釁蓄積多而備先具矣况濟之以鹽利
益之以茶馬積之以常平又有以資餉餽助軍需不必發

昭代經濟言卷十三
內帑之銀加估備糴外自有餘陛下可高拱無虞矣賈誼
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有餘以攻則克以守
則固以戰則勝招敵附近何爲而不可致陛下今日之治
歟

律呂元聲書議

全

李文利著律呂書卽其黃鍾三分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
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太簇增
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
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
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
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

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
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
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太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
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
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尙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
生則是陽雖退而尙強大呂林鍾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
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厯律同道於
此乃見書序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
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
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齶舌齒唇
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

謂透其關鍵而得其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鍾九寸上下
相生損益算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
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
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增
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
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
所增四寸三分奇歷家二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忽若
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
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則
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
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

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訛清濁之逆施正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歙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厯大槩氣朔八十年一齊厯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厯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然哉知厯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算矣嘗以

今厯氣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却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厯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卽今厯法我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厯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審如李書則鐘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之獨見於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闕下者其所係豈細故哉

汪道昆

北虜紀畧

刪

北虜之盛終於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潘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雖廣漠而

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也甘肅迤西一
曰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回一曰瓦刺部落止存數
百騎一曰帖木哥以番僧爲夫雖有虛號盡屬中國虜之
枝蔓削矣宏治末虜之強臣亦不刺酗酒斬小王子使者
率其部落渡莊浪古浪峽南走雪山往往暴侵西番族帳
族帳舊有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茶號合當差法故設西
寧兵備守備以鎮撫之蓋漢典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刺掠
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內侮往往又致討伐以是西番
離心差法馬少入茶不行而亦不刺遂雄據西海矣自嘉
靖以來吉囊承火篩餘烈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數自賀蘭
山後渡古浪峽穿黑松山入西海伐之亦不刺死長子幹

耳篤思其二弟析而爲三嘉靖三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虜
幹耳篤思全部以歸居之賀蘭山後以爲右部自此寧夏
赤木黃峽之口無寧日矣其二弟愈南徙直松潘永寧山
外絕不與虜通初吉囊之西伐也娶瓦刺之女至是死三
子曩台吉各分兵俺灘阿小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虜
俗欲蒸瓦刺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灘敗走渡河仍居直
宣大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來俺灘
阿小孩得肆志中國益桀驁然西失吉囊手足之助內攜
小王子君臣之情頻年戰伐而驕肆淫縱部眾亦厭苦稍
離心矣其地西距孃孃灘黃河東不過故獨石嶺潮河川
所遶之麓所謂萬塔黃崖者眾男女老弱不過四萬凡東

南侵必徙其帳於北以避我搗巢又留兵以護家防小王
子故直南則入宣大之間極則西至紫荆關東至永寧四
海冶隆慶居庸直西則入大同雁門以犯山西自獨石嶺
折而東行千六七百里方過太行山麓由潮河經行之口
以犯古北東至順薊南窺通潞然臚胸滹沱京西諸水及
都城遮之亦不能復南也古北路甚險故西緣陵南白羊
口以出居庸關後仍道宣府而歸古北口之東曰牆子嶺
曰羅紋峪皆縮入古北口之東南西曰石塘嶺曰馬關大
水峪匣兒嶺又西曰渤海所黃花鎮皆縮入古北口之西
南其山外夾牆則諸華夷人之逋逃者曰陳撻頊色稱兒
何耨豆兒居之眾僅合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灘

馬牧山深險無如之何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百七里此山之虜遮之也中國置牆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爲險自此以東置牆皆如之緣川而行遇山悉棄故迴遠而難守然皆故大寧地以居朶顏者也其入貢而爲患者哈赤又東曰喜峯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化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爲白龍江所阻當犯永平遵化鐵冶不能至京師又東則秦寧福餘地直遼左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衆不滿千遼澤受東北諸夷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多沕泥常以三冬春初冰結時犯塞又遼人王忠入構熟夷得千人自爲部長常以父事趙參將傾葵數爲盜晨起必斬二人以祭旗率以爲常其

惡甚於哈舟兒陳通事等也虜中大校如此

昭代經濟言卷十三

譚瑩玉生覆校

昭代經濟言卷十四

嶺南遺書

南海 陳子壯 集生撰

謝朝佐

字劒雲閩中建州人官拜御史

冊立東宮

刪

臣惟國家之敗恆由左右之獻諛而疾疾之消每資於藥石之苦口故夏禹至聖鞅鞅常懸虞舜大智邇言必察用能眾善宏收敷施允當寶厯賴以綿長職此道也臣等於建立一事再三懇禱未蒙皇上批行豈不欲阿意順旨以投皇上之悅而顧批鱗觸忌以犯皇上之怒哉然臣等言官也言官則言責攸係言官不言更誰有任其言者昔周任有言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夫亦譏

默默者之誤君誤國爾則臣等抑何敢噤口而依違以觀望也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此不易之定分臣前疏解之詳矣卽胡安國所云夕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此也故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聰明諸凡創建無所沿襲而於建立大典未嘗師心移易洋洋乎統緒昭明固萬世之龜鑑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寧謂陛下舉祖宗相傳之心法一旦而頓廢之乎知必不然顧旣克遵祖制矣而竟不頒建儲之旨竊恐猶豫滋多變遷不測或有讒人交媾其間而鉅典壞矣豈惟天下臣工私爲皇太子危疑卽皇太子之心亦未必不危疑也昔魯莊公生於桓公六年春秋從而筆之曰九月丁卯子同生夫始生卽書謂何早定國本

也始生猶書以爲國本計寧謂皇太子睿齡近已有一十有二尙於天下之本汎汎然若輕舟之飄搖乎哉尤有異焉齊桓公少長之分未明終至五子爭立干戈不休談者謂其德薄流卑伯功宜爾今陛下王道規恢超軼伯功萬萬固不至如齊桓之廢長立幼然日月倏忽怠緩啓憂卽陛下無齊桓之心將不涉齊桓之迹哉迹可疑則眾口難杜此臣等甘觸雷霆之怒冒斧鉞之誅無敢依阿澆忍效全軀保妻子者所爲而一而再而三必冀以回皇上之蔽而后已也昔季文子三思後行孔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蓋人情思太多則私意起事機去今冊立之事亦待三思耶不待三思耶如以爲不必三思胡不速渙綸音如以爲必

待三思則陛下閣臣等奏疏豈無一經目一注心而思又
寧止三也耶從古以來士庶之子八歲卽入小學父母爲
之擇嚴師訓正道况皇太子身有宗社生靈之寄四海九
州之托青宮毓德此正其時出閣講學已踰其期奈何尙
爾躊躇忍使之廢時失學哉請以一身喻皇太子身之腹
心也四海蒼生身之肢節也腹心安則肢節調腹心搖則
肢節潰此固庸醫視以爲無事而倉公扁鵲望之而却步
者矧今寧夏之俘雖獻關白之亂未除安知四海無所窺
伺而動乎伏乞陛下採葑菲之言宏滄海之量勿以臣言
爲瀆勿以大典爲輕速勅輔臣九卿科道公同會議擇吉
冊立以承大統以安人心萬世治安之道端在此矣

星變修省 刪

陛下聰明天縱德器夙成臨御以來勵精圖治經筵日御
恭己臨朝庶幾大有爲之主夫何三四年間漸生厭倦朝
講久廢廟祀不親定省久疎賢人屏逐儲位未正寵幸逾
涯邊報日馳而長夜飛觴如故君臣情隔而留中奏章益
多天怒於上而不知民嗟於下而不聞咫尺天顏如同萬
里向非天心示儆何以感悟聖心今者彗星告變皇心儆
惕期共修省以回天意所以懲既往玩愒之習而保萬世
之治安者將在斯矣謂非天心之仁愛乎當此時也大小
臣工日翹首跂足以望陛下維新之治臣意陛下必下求
言之詔悔已往之失早朝晏罷毋敢逸豫召對大臣面圖

治理如何而可以弭變舉諸臣之忠言讜論一一而施行之乃可以見聖心之儆惕修省之實政也顧旬日以來雖然深居九重未見改弦易轍悔過自新諸臣之疏非畱中不下則曰知道了而已矣曾未有次第施行者臣不知陛下之儆惕者何在而上天之示譴可以虛文而挽回之乎夫人君所畏者天苟天變不畏則何事不可爲者昔人謂怒予之天猶可爲忘予之天不可爲怒之者猶有仁愛之心也怒而不改終至於忘而國事去矣語曰不見其形先察其影陛下視今日之天下其時事之孔棘何如哉緬賊猖獗於雲南長昂跳梁於冀北安兔狂逞於宣鎮倭奴大肆於朝鮮浙直閩廣登萊天津等處聞有島夷聲勢在在

有于鄰之震而畿輔之饑孳相望淮徐之洪水爲災欲議
餉而餉稱艱欲調兵而兵又乏甚至一時烏合之衆又多
鼓譟之虞而內外大小臣工彼此猜疑精神不貫至於宮
闈之內元良未建又有蕭牆之憂譬如人之一身腹心肢
節盡皆受病而且諱疾忌醫卽使倉公扁鵲亦無如之何
矣陛下誠思及此可不爲寒心哉矧自近時災異疊見薊
門則有地震張掖則天鼓鳴大火照山流星墜地而今又
有彗星之變占者以爲主兵此皆災變之大者考之往史
變不虛生必有感召此雖天心之仁愛亦在人君修省之
何如矣若能篤格天之實心行格天之實政則一念感召
自可轉災爲祥是以宋景一發善言妖星退舍商湯六事

自責旱化豐年不然而徒事虛文則反爲褻天而無窮之
隱憂更有不可勝言者臣願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思應天
之以實慨往者之莫及冀來者之可追無事虛文務修實
政建元良以重國本勤朝講以通下情親廟祀以慰祖宗
之靈時定省以修承歡之禮召直臣以作敢言之氣下章
奏以防壅蔽之階再乞下詔求言虛心採納閣部大臣時
賜召對舉軍民之利病閭閻之疾苦凡有關於治亂而係
於安危者悉得上聞并勅文武諸臣各修職業以自省其
有曠官廢職者罷而黜之以勵其餘如是天心有不感格
變異有不潛消者臣不信也

臣惟當今之世莫重於臺臣者以臺臣欽承簡命按歷一方考吏治之污隆察民情之休戚彰善癉惡理枉申冤責至鉅也風紀不振則無以肅吏治而安民生申飭不嚴則無以昭畫一而垂法守此地方安危之所關天下治亂之所係烏可視爲末務而不爲之一申飭乎臣敢以御史巡行切務謹竭膚見而備陳之一曰節財用一曰恤民力一曰修實政一曰布公道何謂之節財用夫山林不能供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勢也况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此尤一定之理邇年以來糜費殆盡差遣頻煩交際往返冗員冗役日肆誅求此數者皆所以耗財也語曰涓涓不竭將至江河有限之財其何以供無窮之用乎頻

歲災沴財力詘甚一錙一銖皆民膏脂脫不痛加節省而輕用之彼州縣之官豈能鬼運而神輸勢必派之於民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故臣以爲財用宜節是所當申飭者也何謂之恤民力夫民力之疲莫甚於夫馬夫馬之供應分也而其所以至於疲者蓋有由矣蓋一省司道各府官至駭也而經歷所至輒以夫馬交界接替有候一二日而始至者有候三四日而始至者其至也止計一日之差而守候之苦日用之費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在衝途尤可酸鼻雖屢經申飭一縣逕送一縣不許交界接替以少寬民力而御史不自以身先之何以督責司道與各府哉故臣以爲民力宜恤也是所當申飭者也何謂之脩實政夫虛

文之爲害也久矣近時以來人心不古虛文日滋陽爲節
省而陰實狼貪外逞風裁而中實傾險上以虛而求之下
以虛而應之彼此相沿以爲故事而惴惴無華之士則以
闕茸目之求其膏澤之及民者寥寥不多見也好尙如此
是上已樹之標而立之的奈之何欲下之不以虛文是競
乎必也考其實政毋事虛文庶幾魚目不得以混珠砥砮
不得以亂玉故臣以爲實政宜修也是所當申飭者也何
謂之布公道夫舉刺之典所以進賢退不肖非可以私意
與者而或漏網於兩司或寬縱乎科甲或陰庇乎鄉舊是
以國家之公典徇一己之私情彼不肖之夫抑何所憚而
不爲民害也甚有寄耳目於匪人任愛憎爲毀譽賢否倒

置是非失真刺不足以示懲舉不足以昭勸吏治之所以日隳民生之所以不安率由於此故臣以爲舉刺宜公也是所當申飭者也方今海內人心喁喁望治而此四者乃御史巡行之切務風紀之最先伏乞勅下遵行其於吏治民生未必無小裨矣

勞堪

城塞說

全

本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於馬邑開樂浪元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則我朝長城應

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
鄰宣府與遼東隔絕亟亟圖營以實後背猶恐後也是故
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
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
時也曰徙三衛當在國初爲絕塞當在成化宏治之間何
也曰國初三衛之置根本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
口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宏治之
間北口數貢邊警罕聞年穀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京
後口既不與我競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卽少有涉於
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土而開平陷入
口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

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宣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京後
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興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然
則宜如何曰宣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宣大旣城
戰守斯議謹哨望於登陴仗精銳於半道叩垣則矢石備
施以爲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爲戰此之爲宣大計也而
以其閑暇大城京後慮版築之屢興則寬其諸役恐三衛
之有競則啗以微資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劖
則劖石而灰灌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爲袤遍其下列堡
寨以爲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蓋盡天下
之力爲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
也是則失時可憾而救時有要也然有謂長城無益於疆

字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
口墾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牛畜俱爲其有矣塞下
丁不塞下人有也爲口息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
取數人焉驅而入之口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
不可畱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
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口幕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
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人有舍內郡而願儻
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爲官戰守
者乎一遇伍缺清內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彙
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
部有遇害者矣赴簿計卽如探虎穴轉商賈卽如臨重壘

洪蔚內地也。口至境而烽火不聞，朔方開府也。口入塞而聲聞，永隔今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口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堤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火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蕃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爲調伏爲應援，突擊也。口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旣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故謹詰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堡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故策之中也。而近時邊將

不求備其所未備顧曰未塞之前口惟小犯既塞之後必
求大舉小犯易遏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爲塞致也嗟夫
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
沉疴也以城塞之遏小犯爲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
症爲致沉疴乎繆也甚矣

民堡說

全

昔晁錯爲文帝畫備戎之策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備之以便
爲高城深池具藺石布渠笞又曰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
立城邑毋下千家夫錯通事變審機權漢智囊也其所圖
畫城城而已則所謂實勝不爲誇詞者歟夫自井田之制

廢而地險盡夷封建之典隳而兵力大弱塞鄙之地密邇
異類吞噬日聞必待烽火徹于甘泉六軍屯於細柳然後
徐興問罪執言田禽則塞地赤矣故曰百戰百勝不若先
爲不可勝以待之先爲不可勝則城其首務也嗟夫錯之
爲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易
而當致其詳功半而效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燕代反
覆蓋其時塞口至絕少夫錯首言更踐之無功次陳謫戍
之賈怨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以求懼無人也調
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旣久戶口
大滋由塞垣以達畿輔林林總總不憂無人也郡邑碁布
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落之民耕作之輩耳徙之城市則

奪我農時任其便安則遭罹□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教
之守鄉爲之堡險在地者也家教之守險在人者也在地
者宜固在人者宜周蓋嘗考諸前圖事者矣宣德之間□
警絕音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宏治之間塞田屢稔鄉宜
堡也而不堡宏治正德之間□馬擾矣民亦漸爲堡矣官
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塞宜爲城而不城則疆場伸縮之間
形勢之憾生矣鄉宜爲堡而不堡則胡馬數警之後奔命
之疲急矣官宜爲制而不制則力徒勞財徒費堡名而不
實矣夫凡民者圖其近而忘其遠安於常而不知變者也
官不爲制則仞餘以爲崇雉數以爲廣剝落以爲堅危逼
以爲安又富者侈其慾貧者玩其期狡者舞其智武斷者

逞其僭是故塞下堡無一可式者也道理不于相去之遠
近也形勢不于首尾之應援也丁口不于集聚之衆寡也
智勇不于夙昔之遴別也古人曰有生地有死地謂其可
以生人可以死人也然則近日之堡固非生人者歟今之
言禦口者曰選精銳以衝其中虛是之謂戰城塞垣以遏
之境上是之謂守而必終之堅壁清野夫言戰日養士矣
言守日城塞矣至言堅壁清野則惟付之虛文可乎夫民
堡不固是壁不堅也口入有獲是野不清也知戰而不知
固民堡不殖其根而長枝葉者也知城塞而不知固民堡
不去其餌而欲止魚者也烏可得乎嗟夫欲戰必先守欲
守必先清野欲清野必先堅壁一定之畫也城民堡而約

之制團丁壯而教之戰以民堡之固不固稽守令保障之功以團丁之精不精察守令佚使之績必使口至塞不能入也入無所掠也至不能入則亡費入無所掠則饑疲衝其中虛邀其情歸此其時也

□情說

國初以至於今□勢強弱之不同其爲中國害亦屢遷變易而不一也知□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妥懽旣奔愛酋再竄成祖奮三擊之威魯台送軍門之款□真脅肩屏息潛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餉難繼疆場出入胡騎數臨馬直興尤血刃屢見□蓋浸強焉及夫英皇旋轉諸將協謀宣大之長城

始繕脫脫之貢使數入口亦貪漢財物希復內犯矣而大
節之部漸蕃火篩之詐屢售威遠肆毒姚信敗謀虞嶺失
機張俊殞首則口勢愈勃焉近年以來口我丁口生養日
滋登我板人虛實盡諳吉囊俺答號稱梟雄把都青台盡
領部落每一入寇動稱十萬揚塵垣塞弦聲鳴雷視前爲
何如也故曰口勢強弱之不同然其初爲寇也有乘驪馬
持木兵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走矣遇堡砦戒備遇大鄉
落疑畏不敢入矣而繼也則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
戰餘衆標掠此一變易也然尙未攻堡也邊人曰堡斯免
矣又其繼也則分道直前蔑視我師殿百以羈全營分千
萬以震零堡此一變易也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邊人曰

堡稍嚴整斯免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
里莫測音耗鐵騎外馳侵軼營壘步兵內集肉薄睥睨所
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
掠騎畜得粟不知炊而食矣繼則入鄉必劓窖得粟必囊
往今乃入秋揉禾稼揉舂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
女遇男子多褫其衣縱之繼則嬰稚必掠丁壯必戮今乃
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
其始掠布帛繼則取刃器取釜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輪
是漸知貴鐵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不堪役者多謀歸
正繼則妻之妻遺之畜今乃拔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
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炮聲奔見燃鎗避繼則以

數騎誘我矢石俟乏乃進今乃肩門闔抗木牌突來薄陣
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墩卒求援兵繼則
有交餽今乃易買櫛具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
步兵今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人戰今則驅破堡之丁攻
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皆大有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
志邊塞庚子辛丑志山西甲辰直志保定今則每每聲京
師諸關廂故曰口之爲害屢遷變易而不一也夫口勢始
弱而今強備之自宜有加爲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機酬
應以爲勝畧者固不可膠於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堡矣
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無不破之堡矣
而新堡敵臺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舉口知粒食矣將無

食馬之耗而我馬顧日削口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變而
邊人顧日困口知貴鐵矣而我不求濟於短兵薄刃之外
口知集衆矣而我不求逞於離交間好之策口知避火器
矣而我火器愈不精口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
至口用步而衆我用騎而寡口驅我攻我而逸我絕彼通
貢而勞彼志山西保定四關廂以騷動我而我勒燕然擣
賀蘭曾不一置諸口奚可哉故曰知口之所以爲害而我
之思患預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之事備於未兆
者爲力易已兆者爲力難圖於始作者其禍淺已成者其
禍深口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一者大率中國人爲之謀
也大同之捕戮尙存思憶鄉貨掠口之恩養日厚絕念首

邱是故石天爵之奉使求貢王三之糾口犯邊利比西成
榮同晝錦於是陷口以肥甘衣口以輕便而口一一中之
嗜慕愛悅以從其言而逞其慾曰數舉則數舉曰深入則
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陣可陷則陷陣於戲其亦幸而志擄
掠也幸而思鄉貨貴布帛子女也不幸而他有志焉則將
如之何哉備其未兆圖其始作是在體國者夫

許

國

字頴陽南直歙縣人官進
建極殿大學士諡文穆

實邊論

全

今之患邊防者非其邊防之弛也又非將無其人兵有不
足也失在邊儲之不充夫口騎憑陵如風雨之至我軍人
馬當之往往辟易卽有城堡星散四布各鎮所控制不下

數千里而屯卒率不滿萬又主帥往往挑以自衛列卒而
守更番而休大約數里而一人然且老弱疲餒不任干戈
以此而當強口猶驅羊以抗虎也兵法曰我專敵分今口
卒數十萬合爲一屯我以數千之衆畫地而守此其衆寡
不敵卽有倉卒勢胡以支今北邊之民其飲食畧與匈奴
同卒然有急懸金召募卽萬人可立具然而領邊鎮者特
苦於無資且不能用其衆何敢議召募乎夫將之所以能
用其衆者何也蓋其權在賞罰且必賞給而後罰可行今
卽聚兵而練之分曹朋射勝者有賞不勝者有罰射卽中
勝矣亡金帛之賞乃欲薄責其不勝者而鞭箠之豈人情
乎又其大者幸得當口出萬死一生之力博數級之功歸

而論賞徒具虛名未有寸帛一金之利不幸而少挫則執
而論死又豈人情乎如是則以賞之不充而併廢其罰矣
賞罰一廢尙安得而用之且世之驍雄跣跣之士多不閑
於理法入則鬪鷄走狗出則斬將搴旗是安得以儒生節
儉之事說之令俛首轅下哉今邊將旣束縛於文吏能不
得展參拜伏謁稍不如禮則以失律當之又復約其家丁
禁不得錦衣珍食如曩時豪橫態且欲彼恂恂如書生耶
則烽燧矢石之地將安用之用之烽燧矢石之地又欲約
節其衣食彼烏可得用也將莫先於用間今使之深入口
地而得其情控弦之所駐鳴鏑之所向皆未發而先覺然
後可以備之頃者口或薄郊關而諸鎮未之聞也穴牆堡

突入壘下而主將不之覺也何則無間故也夫間者譬之
垂餌虎口非厚賞何以用之今又以賞之不充而廢間矣
故曰非邊防之弛也非兵不足也非將無人也失在邊儲
之不充邊儲充然後可以用其衆矣

李廷機

九邊屯政考

全

夫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
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亘數千里於
焉耕耨於焉捍禦益卽古寓兵於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
葛亮晉羊祜唐郭元振韓重華諸臣所嘗收其利者二百
餘年聖明憂勤於上耆碩擘畫於下將臣經畧於外謀士

講求於內則惟屯政爲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
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高皇帝閔海內之艱詔羣
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
近相望首尾相應剗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旣寧撤守關士
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泌州
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
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
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於
遼陽而遣人徵牛於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
土不拘士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
厚也謂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軫恤

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敕獎諭總兵何福激勸
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
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
多遣人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
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邊士一切
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灌輸買雜多至二三十萬石
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
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
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
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
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卽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

事不啻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侈用以管屯爲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徵逋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儲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燧所陳者矣恬熙旣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芟粟不繼士馬不肥挖運例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

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廉幹吏闢荒蕪革豪強覈乾沒修
亭障遠斥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
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於下則
人樂趨往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
勘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
明詔有能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折
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盍令商輸粟於
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蓋諸議之指大
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
復不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豐於垣
土饜於伍內有亡費之需外有守禦之備以振威生氣制

明仁經漢言卷十四
戎撻口其惟屯政哉

王錫爵

復河套議 全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籍寇賫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爲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具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旣殘

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而
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宏治之間我雖未守
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
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
疆之臣所宜卧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
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
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砂磧爲墟外
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
其勞豈賢豪固畧於遠謀抑其時或有掣肘而未終其志
耶然宏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
疎任口出入涉流履冰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

中滋其畜牧長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
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
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乃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
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請極言之以
干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
值強是爲無策漢武雄斷天啟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
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
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
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
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於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
何也韓信以死地爲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

於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置其養與遇變而
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
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爲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
死則取舫艘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爲力
也我國家拯天下於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口遊魂
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兼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卽今
小王子俺荅諸部落可三十四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
馬矢者盛耶衰耶強耶弱耶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
五年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
用其功業也無一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
耶河套久淪口中間謀罕至虜又□□□牧其內山川之

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尙不能悉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尙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口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尅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口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遁笳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於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衆出塞亦足以數萬之衆援之否耶有驍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

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於馳擊而火器利於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於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塞下兵卽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所具牛馬牲畜身之所供迫於兵刃怵於生死尙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於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卽罷之役恐之以將徒死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口弱而我利於征秋冬馬肥爲口強而我利於守春蒐於套秋守於邊三年三舉口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是故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

遠也秋冬□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乃止利於守耶春
夏□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於征耶夫春夏馬
瘦而□騎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恐其擾擊我也秋冬
馬肥而□強既能爲強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
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
態異狀歲一爲之以待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
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
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利□敗而
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
見近時搗巢之舉恆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亦
不來深競以爲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

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
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
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難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
有限之矢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之所不能
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口原不以爲利
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口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
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駐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
肯宴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
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
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
我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者乎若曰俟口出套拒河爲

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亟築垣牆以次移置邊堡於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尙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曾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萬餘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者亦不下千餘里而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卽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攄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

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幸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智作輔天心助順將來口之盛衰強弱口能保耶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薦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耶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陣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口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於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於鋒刃者瘡痍不獲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董其昌

字元宰南直華亭人官進禮部侍郎

防河議

全

今天下之最可患者尤莫如河河之最可患者尤莫如徐淮之間往者河決劉獸醫銅瓦箱諸處河南十餘州縣被其災於是天子爲罷當事諸臣特遣行河使者計畫利便顧此未足以當國家大患且有成畫矣迺者徐揚間自河臣建新堤以後幾十年無河患然以黃淮合流數千里泊湧淵灑之水束之一堤今河流日淤河身日高計堤高於地丈餘夏秋水漲幾與堤並是水顧行地上堤不足恃而潰溢且必至矣設黃水直搗運河而潰通灣天妃諸閘則虞在漕淮爲河激縮而灌鳳泗溢犯無已則虞在陵寢自

清河出海四折之地排山振薄撼城而出一決則虞在全
淮民命此三患者亦至博而難爲計矣邇者建言之臣爲
國家出萬不得已之畫欲議復老黃河故道者此亦軫慮
極思而一勞暫費之必不可已者也請參以治河諸策而
試言其便大抵先後言治河者無過四策曰開支河濬海
口築遙堤勤掃捲而已夫河身未甚高分支河以殺其勢
可也今河淤且與岸等令益分益引不將奪正道而益甚
其淤乎海口之下流旣濬宜可以疏上流然往者河臣建
堤自東安至雲梯期於衝刷海口今上流高壅乃逾昔也
此其故豈在海口乎舊以縷堤束手慮勢愈橫溢曩者新
堤已遠不復與水爭地矣且有嚙擊之患卽欲議遠堤將

何底止乎掃捲之說可施於事勢未極之時今河患在旦夕卽歲掃且不勝其淤也能以力爭而令其安流乎夫水行地中者也今且行地上矣行地上勢必不能久積不復故道而久亦必潰決他徙他徙則必卒然橫出而變不可支與任其橫出而有不可支之變曷若引之故道而藉其安流之利也古今治水者必曰就下此非迂說也今故道自漁溝鐵線一帶地窪下計水勢所利莫便於此國初陳平江始開會通此實正河今自桃源三叉鎮起至瓦子灘約九十里其河形尙存者三十里茲循其舊而復之是事非鑿而可據者亦宜莫便於此而或者以爲道遠費鉅夫故道不復則費少而終貽其害復故道則費多而必獲其

利况利獲則費可支害貽而費尙無窮此兩策者固相去遠也陳平江時豈不藉其利今且乘而害也吾安知夫後之不復爾也要之故道復而時修彼所謂四策者則三患可以無虞故道復而無以善其後則利害猶未可知也顧在今日之計誠未有長於此者若夫消弭之本與夫善後圖非愚所能盡議者也

何宗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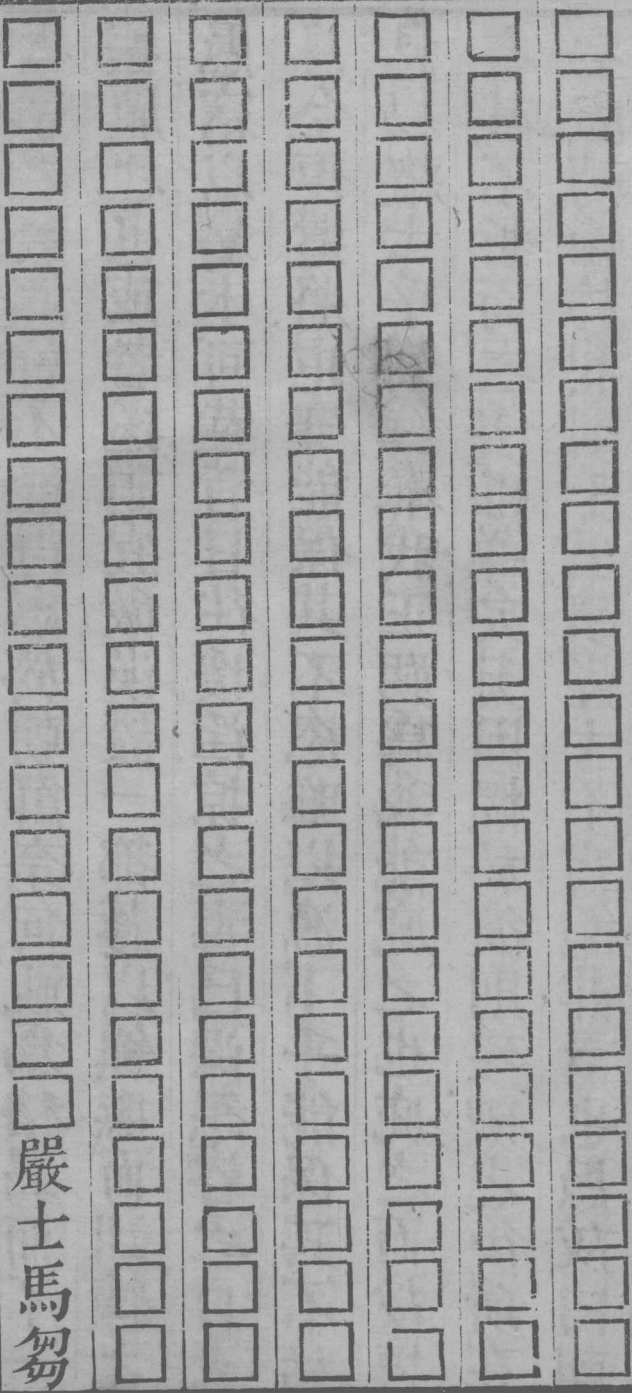
防海固藩議

全

今之譚東事者蓋牘滿公車矣任事者見謂我以封款彼而海上之盟固若金石也何順也議事者見謂彼以封愚我而其謀叵測至且旦夕也又何逆也然而一順一逆均

非倭之情矣夫謂封之足以款彼者謂其愛我耶以武往而以好歸皆媾者之詞耳俛而聽命必有厚覲其非愛我也明甚謂其畏我耶我之伎倆倭所畢知平壤之捷以當碧蹄可矣其非畏我也亦明甚非愛非畏而竟徘徊觀望受封以返也此其謀亦狡矣然而遂謂倭能併朝鮮以難我也力未能也恐朝鮮之中變也而又遂謂倭能越朝鮮以攻我也力亦未能也恐朝鮮之議其後也故任事者乖而議事者亦詘也愚請借箸而籌之釜山之寇已深而其師已老寇深則朝鮮積憤而思報師老則朝鮮狎敵而易乘進有勁敵退無便况勢不得不挾中國以制朝鮮而中國疲於奔命憚於轉輸勢不得不許一封以結其局而要

之倭當已退之後果肯泄泄而已耶養其全力一舉而下
朝鮮而又因朝鮮以肆螫於我此一策也不然則直走天
津扼我吭項出偏師以綴朝鮮而令其毋敢動也又一策
也不然則候風乘汎北指登萊南窺閩廣吳越亟進以疲
我多方以誤我恍惚蕩漾莫可端倪此又一策也此三策
者倭所必出之計而我內防海外防藩所謂萬全之畧烏
可不朝計而夕議之竊聞倭之爲患也拒之於岸不若拒
之於海拒之於門庭之內不若拒之於藩籬之外拒之於
海內者中國自爲守也拒之於藩籬外者朝鮮爲中國守
也所謂自爲守者法在據要害而充軍實夫鴨綠江朝鮮
之犄角也宜宿重兵以固封畧而時令偏裨往來順口張



輓徵之諸觀察各道甚給起義勤王各道之父老子弟甚切鞭雖長不及馬腹倭即乘其不意而中之毒惡能夷千餘年之國為甌脫乎况其地有烏嶺之險一夫當關千人自廢又可憑藉而守也宜時遣一介行李討朝鮮君臣而

責成之曰誰無疾毒能者早除之莫如此淫樂不可禁也
而後布德蠲惠弔死問孤莫如此失小民心而後察夷傷
補卒伍據扼塞莫如此寇至而不能禦寇退而不能守夫
水激則騰馬激則騁况國之君臣乎以隋煬帝之凶暴唐
太宗之英武曾不能得志於朝鮮奈何視爲積弱而不一
振厲之也或者遂謂宜倣漢設一都護以鎮撫而訓練之
愚竊以爲未可蓋昔日往援淫掠之毒已深怨咨之口未
息今復遣將屯守能保其不恣睢以漁下乎能保其不姑
息以縱士乎朝鮮奉我正朔爲我能庇之也庇之而故擾
之其不折而之倭也鮮矣况因糧於彼則殘破之後所在
空虛轉輸於我則千里饋糧士不宿飽非計也愚故曰朝

鮮之爲我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爲守也我自爲守則倭
不得窺我之瑕朝鮮亦爲自守則倭不得窺朝鮮之瑕其
勢若分而不合然我堅而後可以餘威庇朝鮮朝鮮堅而
後能以全力屏我其勢又合而不分此雖書生之恆談而
究竟萬全之畧會不出此藉第令信無賴之飾詞昧狡夷
之要領謂一封可以塞責而暫退可以釋肩遂令兵之已
聚者散備之已設者弛船之已造者毀開釁啓侮長此安
窮其禍恐不可勝言已嗚呼保金甌而字屬國天子之任
也布公道而收羣策大臣之任也執桴鼓而死封疆將帥
之任也各盡其任而互濟其功則扶桑之劍可倚肅慎之
矢可來而今何大謬不然耶上與下乖任與議左勇怯互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十四
三
在行間賞罰多乖名實此昔人所云憂不在疆場而在朝廷者愚兢兢抱杞人之見而未敢深言之也

祝

萃

海寧人官至參政

河工告成疏

時仕工部奉命佐少司空徐公貫治水吳中代稿

臣竊觀三吳之水有上流下流之不同必須均行濬治則脈絡流通可收全效用是夙夜不遑寧處相度地勢以施工役蓋蘇松居東爲受水之地湖常在西爲水出之源而湖則上乘於蘇松常乃逕通于大江上流雖一微有不同然臣聞治水先從其下卽欲次第興功循按古法臣又竊慮農功在近役不踰時於是分派工程一時同作民免久勞之苦功冀速成之美臣卽督司委官人等往來提調將

蘇州府等處大江長橋口菱蘆之地一帶開通導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楊成昆承三湖却開吳淞江洩澱山湖入海此臣所謂治其下流者是也開湖之婁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亦入於太湖此臣所謂治其上流者是也

請上親禮儒臣疏

臣聞自古帝王之聖莫盛於堯舜而堯舜之聖尤急於親賢考之典謨所載唐虞君臣都兪吁咈於一堂之上槩可想見其盛我朝祖宗列聖同符堯舜大臣時賜召見而羣臣疏遠亦得以情自通君臣之交一如家人父子故能比

隆唐虞卓越千古恭惟陛下天錫神智聖德夙承御極以
來十年於此不勞親接儒臣自享堯舜之治臣獨過慮萬
一聖子神孫習見如此遂使君臣之情邈不相接恐非貽
謀之善况審問明辨亦聖學之所不廢而日有萬幾事有
萬變有非章疏所能盡者陛下何不少賜須臾與儒臣面
議耶彼儒臣荷先朝之作養蒙陛下之簡擢尊其位重其
祿正欲日奉周旋仰裨聖明之萬一也而乃使之終歲優
游旅進旅退徒以奉行文書爲職業格心之學茫乎未聞
一有申請非假之內侍不能以上達至使占彼之辭色卜
上之喜怒中外輕重於此焉分將來之患有不忍言者臣
愚不肖每懷杞人之憂獨以親接儒臣爲今日第一急務

也邇者大臣科道亦嘗爲陛下告矣而言之未切請之未勤或混於衆言之中未聞顯然以爲急務而抗言者陛下俯賜嘉納益有待焉遂皆不復申懇臣不能無疑於其間也臣愚以爲此事若果因循未舉則咫尺萬里情終不通必無以塞天下之望萬一政令不合衆心顧使羣臣得以藉口陛下將必獨任其責抑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以爲何如臣竊爲陛下惜也伏望陛下大奮乾綱深畱聖意以堯舜之聖爲必可法以祖宗之法爲必可行退朝之餘卽御便殿量畱一二儒臣奉陪清燕以備顧問如或接見之初情未交字彼此生澀有懷未卽欲吐更乞大賜溫顏深垂引進試以上進講章令其直解文義試以自進奏疏

令其直述情詞一觸口口心卽賜請問從容諮訪誘之盡
言日復一日顏情稔熟自成魚水之懽大小臣工凡有獻
替悉容情對言之切直者曲加獎勵言不能盡者俾之條
陳按閱而考詢之用一人出一令必反覆詳審求合天心
輿論而後行如此則上下相孚幽隱必達臣衷無間隔之
憂聖澤無壅遏之患唐虞都兪吁咈之風祖宗君臣同遊
之盛復見於今日此堯舜之急務在陛下尤所當先而不
容少緩者方今天下之事非無可言臣反覆思之莫急於
此故敢昧死上陳是區區以堯舜望陛下之心也

右昭代經濟言十四卷明南海陳子壯集生撰按先生所著練要堂集秋痕統名陳文忠公遺集余已刊入粵十三家集中是書選輯有明一代文稿奏疏中多崇論閎議有關道統政術之言固可與我朝賀藕庚督部所輯經世文編同垂不朽者也沈景倩野獲編謂林見素起家撫蜀上疏自言在林居時欲劾劉瑾疏具而無人能寫與陳茂烈對泣而止今至四川方能續成前疏上奏時瑾已正法復上疏稱慶公名士正人所言必不妄但權奸已敗卽往事果眞亦當忘言此等追敘似乎蛇足疏見第七卷中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自程敏政建議於前張孚敬順之於後舉凡戴聖劉向鄭眾賈逵何休馬融服虔鄭元盧植王

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一十三人從祀孔子之廡者皆罷之
真天資刻薄人所爲也敏政疏未錄而孚敬疏亦見第七
卷中不無可議似宜芟薙以原書所錄姑仍之先生復有
經濟言十二卷 四庫提要謂其編輯諸子名言分類標
題以供程試之用復有經濟考略八卷自序略云閒取歷
代遺製可采者供學者博覽名曰考略夫亦謂當師其意
云爾譚玉生廣文均有藏本竊謂不如是書遠甚乃 四
庫全書俱附存目中而是書獨缺亦未經採進也久從亡
友黃石溪借刻本鈔存特校勘而重刊之其仕履或詳或
缺殆不可解亦姑仍之戊申端陽令節後學伍崇曜謹跋